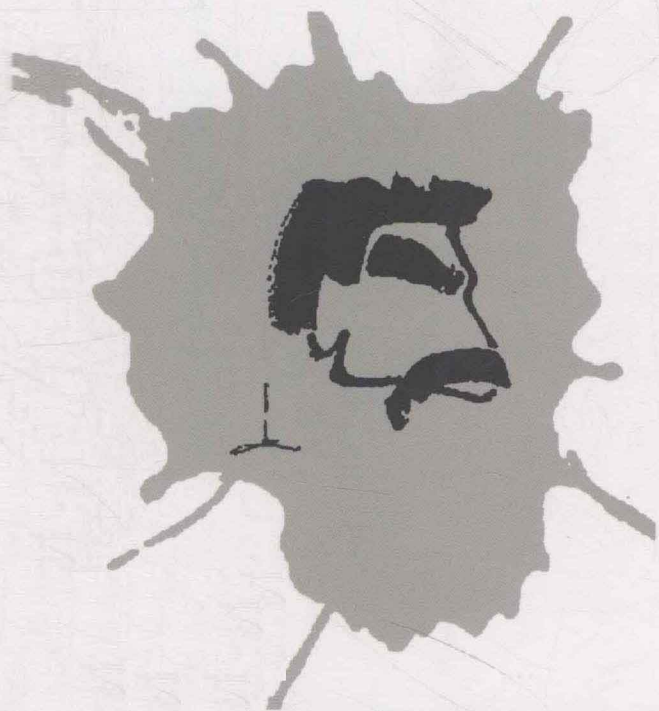


莆田杂文丛书

鲁迅的鼻子

郑国贤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HAIKOU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莆田杂文丛书

鲁迅的鼻子

郑国贤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HAIKI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的鼻子 / 郑国贤著. —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2. 12
ISBN 978-7-80719-954-0

I. ①鲁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杂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·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9828 号

鲁迅的鼻子

作 者 郑国贤
责任编辑 邱戊琴
助理编辑 蓝铃松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 海峡文艺出版社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发 行 部 0591 - 87536797
印 刷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11
地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66 号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字 数 160 千字
印 张 6.5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80719-954-0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“莆田杂文丛书”编委会

顾 问 陈立华
主 编 陈天宇
编 委 许咨新 龚玉瑞
董励华 蔡忠辉
邱南强 郑国贤

前 言

莆田素有“文献名邦”、“海滨邹鲁”之称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莆田文人有强烈的著书立说的欲望，文学创作十分活跃。杂文作为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，在莆田这块沃土上，同样开得醒目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杂文创作持续繁荣，已拥有一支一定规模的杂文创作队伍。

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莆田市杂文学会成立，时任莆田市市长的吴建华担任第一届会长。我省杂文界老前辈王仲莘同志一直关心和支持莆田市杂文学会工作。20多年来，莆田市杂文学会一直凝聚着我市杂文作者，积极开展杂文学术活动和杂文创作活动。近年来，我市杂文学会先后在《福建日报》、《湄洲日报》上举办过3届“‘雪津杯’杂文征文比赛”，在《杂文界》杂志上发过莆田籍作者杂文专版，出版了莆田籍作者杂文选辑《钟潭噌响》，连续几年配合市文联编辑出版《莆田文学》“全国杂文专号”。莆田市杂文学会还先后邀请《人民日报》蒋元明，《文汇报》朱大路、程新国，《南方周末》鄢烈山及本省的宋志坚等杂文名家、名编辑，为莆田市杂文作者及莆田学院中文系学生做杂文创作学术讲座，努力提升杂文创作水平。莆田市杂文作者也在省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，并多次获得各类奖项。学会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国内杂文界的认可和支持。

2009年10月，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莆田市承办了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第23届年会。全国杂文界名家汇聚莆田，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名誉主任、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、中国大百科全书原总编

辑徐惟诚和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主任、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李庚辰均出席年会。那次年会的圆满召开，获得了与会者的广泛好评，加强了莆田杂文作者与外部的联系，拓宽了莆田杂文作者的眼界，提升了莆田杂文作者的创作品位，为莆田市杂文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。

莆田市领导一直关心莆田市杂文学会队伍的建设和发展，支持和鼓励广大杂文作者弘扬主旋律，关注社会，关注民生，为民众鼓与呼。莆田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陈立华同志帮助杂文学会出版“莆田杂文丛书”，担任丛书顾问。陈立华同志殷切希望杂文学会在全国独树一帜，为繁荣莆田文艺创作，推进文化产业发展，建设文化莆田而继续努力，团结、培养、带动、激励莆田广大杂文作者，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杂文作品，发挥杂文革故鼎新、激浊扬清、针砭时弊、鼓舞人心的作用。

在莆田市文联的支持下，经市杂文学会同仁的努力，现在出版的“莆田杂文丛书”一套，有：陈天宇的《伪名人时代》、郑国贤的《鲁迅的鼻子》、许咨新的《呼唤清风》、蔡忠辉的《易变的脸》、邱南强的《灵魂的舒展》、李金贤的《猫眼内外》、潘真进的《照镜解闷》、郑志忠的《古典情思》、郑庆彬的《嘶哑蝉声》、郑玉珠的《大眼瞪小眼》。丛书的出版将成为莆田文学创作史上一件盛事，也将为莆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贤良港妈祖祠热心资助杂文丛书的出版，在此顺致谢忱。

编者

2013年4月12日

目 录

- 上海的鲁迅 /1
- 鲁迅的鼻子 /5
- 高价买草 /9
- 有这样一位总经理 /10
- 防盗绝招 /11
- 我的朋友杨金远 /12
- 吹牛的雅与俗 /15
- 致北京交警一把手 /18
- 我是这样变俗的 /21
- 作序与穿超短裙 /23
- 南湖公园 /26
- 妈祖作证：钓鱼岛自古是我们的 /30
- 春天的期待 /32
- 我们的想象力有多大 /33
- 故乡的荔枝又红了 /34
- 一场没完没了的“战争” /35
- 三十八年一桌酒 /36
- 落花时节又逢君 /38
- 再别西去的列车 /39
- 悼念一个逝去的文学世纪 /41
- 告诉我你在哪里 /43
- 海峡春潮入梦来 /44
- 送你一束自由的花 /45

歌人民之功 颂人民之德 /47
我们没那么脆弱 /48
需要闪电撕裂天空 /50
踏寻一代伟人的声音 /51
人间多少不平事 /52
十年一觉作家梦 /53
不吹集结号 再吹冲锋号 /54
再过三十年的理想与爱情 /55
远离都市的炊烟 /56
来自乡野的尖叫 /57
伴随国歌旋律成长 /59
走进世纪十年 /60
春天的关键词：尊严 /61
夏天的追求：拒绝平庸 /62
理想像宝石一样闪光 /63
冬天里的夏天故事 /64
呈现荣誉 追寻尊严 /65
永远高唱《国际歌》 /66
要为真理而斗争 /68
推荐作家雷景静 /70
您说您的 我说我的 /71
向杂文家学习 /72
天掉馅饼砸向谁 /74
站在时间长河岸上评判作品的价值 /76
做客新闻频道 /78
城市的名字与传说 /81
“皇帝”在寒风中微笑 /84
农转非 /86
关于《归来的女儿——林兰英院士》的五个问题 /88

林兰英留下的精神财富

——在莆田一中《林兰英院士》首发式上的讲话 /93

春苗出土迎朝阳 /96

谁是“苏冠兰” /100

老家门前的一弯沙滩 /104

石城皇髻 /106

浙江行 /109

到远离大海的地方去看海 /112

津门之魂 /115

海那边很安静 /119

避暑的鱼 /123

天下无桥长此桥

——福建古石桥巡礼 /127

以水为邻 /135

陕宁两省对比看 /141

寂静的三紫山寂寞的茶 /145

闽之源 /149

坚守白玉般美丽的精神堤岸

——再评古装莆仙戏《白玉锁》 /154

《涵江的传说》序 /157

小猪的颜色是白的或是黑的 /160

我的邻居林双华 /161

在人与神的界河中摆渡

——观越剧电视剧《妈祖》 /164

心中永远是晴天

——《凌霆水墨漫画选》读后感 /167

少年艰辛出文章

——《水乡听潮》序 /169

双重寂寞的坚守

——《行走在寂寞的小镇》序 /172

拒绝流行的蝶

——《一池红影碎》序 /175

汹涌商潮中一份珍贵的向往

——《艺苑笔谈》代序 /178

读阿鉴的戏 走阿福的路 /181

“我是我爸爸的儿子”

——祝《文化长廊》开办五周年 /183

附 录

作家不关心人民，人民就不理睬作家

郭清锋 整理 /185

新闻业务报告 /190

后 记 /195

上海的鲁迅

1995年初夏赴京、沪等地采访，为节省时间，只好坐了飞机。那天，飞机抵达虹桥机场之后，接机的人不知何故耽误了，同行的人烟瘾不小，且为打发等人的恼人时光，我们抽起烟来，三下五除二，我才抽了半支，他已完成了，将烟头随手一扔。我想糟了，肯定罚款，但一时没有动静。我捏着大半支烟悠悠地边吸边观察周围，果然见有箍红袖章的已盯上了地上的烟蒂，且眼光瞟着我手上的大半支烟……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故意更慢地吸，并笑着用方言告诉同伴：“肯定罚款，他还在等我把这支也扔在地上。”

上海人果然聪明，我的话刚刚讲完，一张发票已伸到我的同伴面前：“罚款十元！”果然是国际性大都市的气魄！

我的同伴也不含糊，一声不吭地抽出一张十元钞给了“红袖章”。

“红袖章”意犹未尽，转身对我说：“你可不能再扔呵！”

我不无刻薄地笑着说：“我已经很清楚了！”

上海的采访任务很快就完成了，返程车票买的是两天之后的。剩下这两天便可随意支配了。昔日“十里洋场”，如今“东方明珠”，好玩的地方肯定不少，可惜平生既不唱歌，又不跳舞（并非需要维护什么形象，而是生性蠢笨加上囊中羞涩，因而与歌舞厅无缘），唯有买书一好。

书买多了，也无法一一细读，如今作家如过江之鲫，不少活人每年出一本，死人作品不断翻印；名人出作品全集，被名人骂出名来



的作品也畅销了，骂名人的作品也出名并畅销了，花花绿绿，五彩缤纷……

套一句京剧唱词：“盛世名人起四方，有钱(权)便是大文豪。”

名人太多令人眼花缭乱，弄不清真假，索性概不崇拜，只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鲁迅先生。因为这些出名的办法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看透了，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诫后人：“老谱将不断袭用”。遗憾的是喜新厌旧成了今人的通病，人们在拥戴新名人的时候，极少有人去细读这位“老名人”的著作。

从旅馆里的报纸上看到：第十届文汇书展正在举行。于是我们迅速排定了这两天在上海的行程：先去看书展，后去朝拜鲁迅的坟墓和故居。(好书会很快卖完，鲁迅的墓想必不会有人把它抬走的吧！)

我们从西郊赶到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，已是中午十一点，书展的售票处挂着小黑板：下午一点再排队售票。我们见售票处前稀稀拉拉地排着十来个人，想是如今上海人都奔商品经济去了，谅他没几个人买书，便决定到附近小饭馆里吃了午饭再说。

吃过午饭，已一点多了，回到售票处前，眼前的奇观令我们目瞪口呆：只见从售票处开始，整整一条街道排起了长龙，龙头与龙尾几乎接到一起，大约有四千人。我们从北往南走，竟然绕过了三条街。见此盛况，不禁对上海人崇尚文化、喜好读书的风气肃然起敬，我们也高高兴兴地汇进这买书的洪流中……

买书是很容易受书店氛围影响的，由于经历了一小时展厅里的排队再加上一小时买书的拥挤，使我们格外珍惜这次机会。当我们每人抱着十来本书，终于接近了书展三楼的出口处时，但见三楼又是一条“长龙”。由于刚才受“长龙”感动，加上我们俩还算身强体壮，因而很想再排一次“龙”，以充分体验上海文化的优越感。但为防止“老太婆接龙买烟丝”的笑话重演，我还是决定到前面去看个究竟。到了前面，只见大屏幕上写着某某作家签名售书。仗着人不算矮小，我选一制高点，踮起脚尖，只见打头的是个海军军官，其余三人都是

年轻的女人，尽管面前的崇拜者如汹涌的潮水往前涌，那几位一个个笑容可掬。我再细看那作家的名字，脑子迅速转动，却无论如何记不起是在哪个地方见过这些作家的名字，遂灰心丧气，不再凑这个热闹。回去后从《文汇报》上读到一则消息：这种流行的文学称为“小女子随笔”。我更加困惑：上海这座20世纪出文学巨匠的大都市，何以流行“小女子文学”？

次日我们来到虹口公园时，依然是中午十一点。鲁迅纪念馆的大门半开半闭，有一男一女在把门，门前的标志刻着下午开放时间为一点半。我们只好绕过纪念馆，来到鲁迅墓前。

毛泽东和上海政府给予鲁迅极高的声誉：整个虹口公园改名鲁迅公园，毛泽东亲笔为鲁迅题写墓名。鲁迅的铜像安置在公园的最深处，面对整个公园，周围簇拥着冬青、松柏和樱花，使整个墓园庄严、肃穆、宁静。

鲁迅墓园游人不多，墓碑前仅有一个小花篮，是虹口区某小学的学生送的。花篮上的悼词却写得极其动人：鲁迅公公，我们永远永远记得您……

看过墓园，我们再次来到纪念馆，希望能够进去，把门的指着标志，斩钉截铁：一点半。

我们只好找个地方坐下来，一直等到一点半，再次来到纪念馆，这时门口已聚集了一些人，但仍不让进。我把表伸给那男的看，不想他却回答说：“你的表拨得再前面也没有用！”

我说：“你的表是什么时间？”

他答：“我的表到了也没用，要等里面的表到了才能开！”真是岂有此理。一股怒火在我胸中升起，我的脑子里已冒出一句“请问鲁迅家里有没有养看门狗？”同行的朋友见我神色不对，赶紧拉我走。到了两点，我们才走进这座我平生渴望已久的神圣殿堂，那种心境真正是打翻了五味瓶……而后，我们来到距此不远的鲁迅故居——大陆新村寓所。那里的牌子上写着：逢星期三、六、日不开放，雨天、湿气重



的日子不开放。我再次看表，今天既非三六日，天空也万里无云，然而这里铁栏杆把门，连吵架的人也找不到，当然更无看门狗了。

坐在回旅馆的汽车上，车过著名的苏州河，偶尔一瞥，只见浑浊的河面上，新增一层塑料快餐盒之类的白色污染物……

如今，我仍然坚定地把上海与鲁迅、与巨人连在一起，然而每每想起这些，心头总难以排开苏州河上新增的那层白色……

1995年8月

鲁迅的鼻子

在北京，忙完手头的事，我又想起了鲁迅和他在北京的故居。

两年前到北京采访，也是最后两天等火车票的时候，同行二人提出要去故宫。我虽然对皇帝的什么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但看他们兴趣颇浓，也不好违拗他们的意见，便跟着去了故宫。前门进去，后门出来，我们跑得特快，因为我们都是烟鬼，而皇家一贯禁烟，如果历史倒退回去，我们几乎命中注定是乱臣贼子了……

出了故宫后门，景山前街车水马龙，掏出烟来，三个人相对吞云吐雾一番之后，面对高高耸立的景山白塔，我们实在没有勇气再过街爬上去。景山上可看的当是那株古槐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有诗人放言：“一株古槐，吊死一个封建王朝！”当时年轻的我听了为之振奋不已，而十几年后的现今再回想：这诗人未免太天真了些吧！

我掏出导游图查看了一下，提出就此步行去鲁迅博物馆，路程不远。就像我对皇帝不感兴趣一样，他们对鲁迅也毫无印象，但早上出来是我迁就了他们，他们现在也只好让我一回了。哪想到，地图上小段距离，实地里却走得脚酸腿软，看看日已正午，我们只好找一家小饭馆吃饭，饭后继续寻找。

我朦朦胧记得鲁迅故居是在西三条，在附近转来转去，当地居民对鲁迅也不甚了解，最后找到时，原来就在阜成门地铁出口处不远的小胡同里。

鲁迅博物馆正在翻修，大门用模板拦住，既然不让进，里面的展品肯定收了起来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我拐进旁边的鲁迅故居。可能是



没有什么人参观，故居也关了门。我找到守门人，恳切地说明我是大老远从福建来的，守门人肯定见过不少像我这样的角色，没有费更多的口舌，便开了售票处的门。他大概很容易就把我与两位同伴区别开来，只从抽屉里拉出一张门票，让我付了款，便带我们参观这座当年鲁迅自己设计改造的四合院。

守门人先指着前厅，说是鲁迅当年接待客人和学生的房间，我脑海里冒出了许广平的身影，所谓当时轰动京城学界的“师生恋”恐怕就发生在这里了吧！然后进了正厅，右边是鲁迅母亲的卧室，左边是朱安的卧室，正厅后边，便是著名的“老虎尾巴”了，守门人大约很理解我们这类人，进“老虎尾巴”后第一句就是：“这把藤椅不能坐！”我一边答应，一边东瞧西看，等守门人一迈出门，便迅速在藤椅上坐了下来，过了一把当大师的瘾……

出了故居，便进了鲁迅博物馆的小书店。店里的小姑娘热情地介绍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和研究书籍。我家里已有不少鲁迅的书，无从下手，只问有没有鲁迅塑像。小姑娘带我进了里间，从货架上搬下两座石膏头像。我凑近细看：一个鼻子掉了一块，一个下巴掉了一块。我问还有没有存货，小姑娘不好意思地回答：“工厂好久不做了，仅存这两个。”

我犹豫不决：这石膏都是用来塑伟人的，因而也有了伟人的秉性：一切伟人都是有缺点的，不是这里缺一点，就是那里缺一点！

既然如此，我便动手掏钱，但我的同行阻止了我：“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——哈尔滨、大连、上海……一路颠回去，这石膏不成了碎片？”想想也是，不如等到上海去买，上海是鲁迅最辉煌的地方。

哪想到，半个月后到了上海，受了一肚子的气。上海鲁迅纪念馆根本没有鲁迅像，连挂在那里的翻印鲁迅手迹的条幅，标的都是几千几千日元，问换成人民币是多少，回答说：“中国人买这个干什么？”在这些上海人心目中，可能鲁迅都已加入日本国籍了（之后看《上海人在东京》电视剧，想起这句话）。

有了两年前这段经历，这次去鲁迅故居就顺利多了。从阜成门地铁口钻出来，辨明东西南北，步行一小段路，就到了鲁迅博物院。

已是傍晚时分，守门的警察说，参观鲁迅已来不及了，要看“钱币”可以。我不懂里面有什么“钱币”，警察拿出一张门票，原来是“中国历代钱币展”……

世上事真有不少荒唐处：怎么竟把中国如此国粹弄进鲁迅这里。我印象里，鲁迅对钱是没有什么研究的，他笔下的阿Q，参加一次“革命”回到未庄，从腰间抓出一把，就不分银的和铜的，往酒店柜上一扔说：“现钱！打酒来！”那话的重心，是在酒而不在钱字上的。

我不看“钱币”，只要求在院内鲁迅石雕像前照张相，警察同意了。

照罢相，便进了旁边的“鲁博书店”。书店还是那个书店，店里的小姑娘却已换了一茬，柜台上的鲁迅石膏头像也换了一种，那价钱也已翻了番。我说，两年时间就涨价了。小姑娘说，现在成本高了。我问当年是不是你在这里，她说，如果是两年前，那就是别人，我才来不到两年呐！

我仔细看鲁迅石膏头像，那鼻子仍是既磨损又污黑；小姑娘带我进了里间，一个个头像都这样。小姑娘拉了一把椅子，上去把货架最上层的一个拿给我看。微光中，我感觉这个塑像的鼻子是白的，便点头让她包装起来……回到外间买了几件小纪念品，便心满意足地地铁返回住处。

晚上，在明亮的灯光下打开包装盒，我惊讶地发现：这个鲁迅的鼻子还是磨掉了一块，只不过没有污黑，所以我傍晚没有看出来。遂心中懊悔不已：先是埋怨那小姑娘笑嘻嘻的，却也会坑人；转而又想，也许是鲁迅的鼻子太翘了，不可能不被磨掉。毛主席老人家曾经教导我们，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。那么，鼻高于额，必被磨掉，也是活该，谁叫他鼻子长得那么高；鼻子长得高的人可能很多，谁又叫他是个伟人呢！作家汪曾祺1987年从美国回来，他说，在美国伊里

